

野客叢書附錄

三





野 客 叢 書
附 錄
(三)

王 楙 撰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野客叢書

附錄
三冊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王

楙

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野客叢書附錄

野老紀聞

先人舊在唯室陳先生講席。及見諸所從游。如和靖尹先生之流。有野老紀聞數篇。未暇詮次。姑錄梗槩於此。

林文節作啓謝諸公。於蘇子由有一聯云。父子以文章冠世。邁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冠鼂董公孫之對。言淵雲司馬皆蜀人。及紹聖中行子由謫詞云。父子兄弟。挾機權變詐。驚惑衆。子由捧之泣曰。某兄弟固無足言。先人何罪邪。紹聖初。在外制行元祐諸公謫詞。是非去取。固時相風旨。然而命詞似西漢詔令。有王言體。於蘇子瞻一詞。尤不艸艸。蘇見之曰。林大亦能作文章邪。其詞有云。若譏朕過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詆誣聖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又曰。雖汝軾文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然而自絕君親。又將誰懟。

或問新唐書與史記所以異。余告之曰。不辨可也。唐書如近世許道寧輩畫山水。是真畫也。太史公如郭忠恕畫天外數峯。略有筆墨。然而使人見而心服者。在筆墨之外也。

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也乎。公曰。脩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爲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戴永昌。通擐甲誓師出抗而死。

子由作文潞公麻詞云。郭氏有永巷之嚴。裴公有綠野之勝。乃饒文公歸洛致語耳。非王言也。子由代兄作中書舍人啓。稱伏念某艸茅下士。蓬華書生。子瞻以筆圈伏念某用但卑末三字。

蔡元長作間宗良麻詞曰。遂升開府之司。退之作平淮西碑。功歸裴度。李愬不服。後命段文昌爲之。東坡作上清儲祥宮碑。後坐元祐黨人所爲。命蔡元長易之。文詞相去什伯矣。

蔡元長題泗州塔名。泗州大聖之塔。及魯直過。改題爲大聖僧伽之塔。

靖康末。虜人立張邦昌。顏博文作赦書云。無德者亡。知謳歌之已去。當仁不讓。信歷數之有歸等語。無非吠堯之辭。聞者駭愕。及以大寶歸。上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意在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誓將誑楚。宣和乙巳。上皇內禪。吳敏元中建議。及謝門下侍郎表云。上皇勸勤。授皇圖於元子。微臣攝直。適視艸於禁中。初無一言。以贊大議。君子與其不伐。

司馬文正不喜孟子。作疑孟十餘篇。皆求瑕語。余欲作辨疑示後人。未暇也。晁說之以道。自云受學於司馬公。因作詆孟一書。江南僧宗杲云。晁以道可謂不善學柳下惠矣。

國朝修史。書盜賊王捉鬼之屬。不滿數千人。亦載於史。義似未安。齊豹書盜而不名。春秋之法也。狄青爲樞密使。自恃有功。驕蹇不恭。怙惜士卒。每得衣糧。皆負之曰。此狄家爺爺所賜。朝廷患之。時文潞

公當國。建言以兩鎮節度使出之。青自陳無功而受兩鎮節旄。無辜而出典外藩。仁宗亦然之。及文公

以對上道此語。且言狄青忠臣。公曰。太祖豈非周世宗忠臣。但得軍情。所以有陳橋之變。上默然。青未知。到中書。再以前語白文公。文公直視語之曰。無他。朝廷疑爾。青驚怖。卻行數步。青在鎮。每月兩遣中使撫問。青聞中使來。卽驚疑終日。不半年。疾作而卒。皆文公之謀也。

蔡京爲翰林承旨。陳瑩中已言治亂之分。在京用否。蔡元康濟問之曰。京小人也。尤好交諸宦者。京得志。則宦者用。京與宦者得志。天下何以不亂。靖康初。貶京分司。與瑩中贈諫議大夫。命齊下。

方惟深子通隱於吳。吳人宗之。以詩行。其詩格高下。似晚唐諸人。絕不喜蘇子瞻詩文。至云淫言褻語。使驢兒馬子決驟。胡文仲連因語及蘇詩云。清寒入山骨。艸木盡堅瘦。子通曰。做多自然。有一句半句道得著也。余問何至。曰。子通及識蘇公。蘇公之譏評詩文。殆無逃者。子通必嘗見薄於蘇。故終身銜之。李景夏問章子厚曰。鄒浩諫立后。何不與閒曹場可。卻寘獄遠貶。就其名聲。子厚自失。良久曰。君不知先帝怒甚。

李漢老云。汪彥章孫仲益。四六各得一體。汪善鋪敘。孫善點綴。

林季野觀魯直詩。紬繹再四。云。詩未必篇篇佳。但格制高耳。

蔡京與了翁有筆研之舊。了翁深疾之。嘗入朝。已立班上。御殿差晚。杲日照耀。衆莫敢仰視。京注目久而不瞬。謂同省曰。此公真大貴人也。或曰。公明知其貴。胡不少貶。而議論之間。有不恕。何邪。了翁誦老杜詩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且此人得志。乃國家之大賊。天下之大賊。遂以急速公事請疏。京悖逆。

姦詐十事

楊龜山見李伯紀責降中造宅。謂人曰。李三好閒不得。

余嘗論作詩文。若不得其道。則千詩一詩。千句一句。自少壯至老熟。猶旦暮也。居仁之於詩。每一見一變。至於今駸駸乎其未已。此豈偶然哉。

山谷云。詩意無窮。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能盡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

韓退之答李翱書。老蘇上歐公書。最見爲文養氣妙處。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宜深戒。

漢高紀詔令雄健。孝文紀詔令溫潤。去先秦古書不遠。後世不能及。至孝武詔令。始事文采。亦寢衰矣。凡讀史。每看一傳。先定此人是何色目人。或道義。或才德。大節無虧。人品既定。然後看一傳文字如何。全篇文體既已了然。然後採摘人事。可爲何用。奇詞妙語。可以佐筆端者。記之。如此讀史。庶不空遮眼也。若於此數者之中。只作一事功夫。恐未爲盡善耳。此唯室看史法。

東坡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暗。此皆記不傳之妙。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盡。尤爲極致。如禮記左傳可見。石林每夜必延諸子女兒婦。列坐說春秋。聽者不悅。翁又請說春秋邪。

石林作文必有格。昭慈上仙。石林入郡中制服。館於州北空相寺。方致思作慰表間。門人有見之者。方坐復有謁者至。石林出迎接。案上有一編書。題云文格十七。啓之。乃唐人慰表十三篇。皆當時相類者。石林凡看文字。採兩字以上對句。舉子用作賦。入仕用作四六。顯達用作制誥。兩字議論。舉子用作論策。入仕用作長書。顯達用作劄子。

陳瑩中云。元豐乙丑爲禮闈檢點官時。范淳夫同在院。與淳夫同舍。因語及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范公言。惟伯淳先生能之。余問曰。伯淳謂誰。范公默然。久之曰。君乃不知有程伯淳乎。余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之。余時年二十九。自是常以寡陋自愧。

易乾卦一陰生爲姤。二陰生爲遯。陰小人象。陰至於二。則二與五相應。是君子與小人相應。而君子則當遯矣。故二陰生卦則爲遯。此沈濬道源云。

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曲善。譬地以行。呼之聲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爲巨擘者。卽蚯蚓之大者。蓋先嘗謂蚓而後充其操。注以爲大指。非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旣入其豎。又從而招之。說者以爲豎。闌也。非也。香白芷之類。異名。豚之所甘。旣放之得所。又招之。非善治邪說者也。

秦相檜自遭施全見刺之後。常獨處一閣。雖奴僕。非命不敢輒入。季年遼豫。三衙楊存中成閔趙密往問疾。召入室中。款語久之。言及近日表勳酒頗佳。表勳賜酒名也。各贈兩器。皆降階謝。復坐。顧無僕從。自

攜出室亦見駕馭之術。

稅欲外嚴而內寬。酒欲內嚴而外寬。

顯仁遺詔曰。東宮有千八百三十萬緡奇數爲獻遺。世多疵文潞公遺張貴妃燈籠錦事甚曖昧。蓋家人之節不謹故爾。文公初不知也。然公安受其謗而不辨。益見文公之容。

釋氏但知極高明而不能道中庸。原其學本於和順於道德。至理於義則違之。故治國不得。

胡如村言。嘉祐以前士風。宰相與庶官書啓具銜。前名後押字。外封全寫銜。封皮上頭乘簽子云。書上某官。士人用名紙。有官卽不用。弔慰人卽用名紙。如見士人敬之者。亦用門狀。見常人卽以手狀。

野客叢書

宋王先生壙銘

學生通直郎權發遣安豐軍事沿邊都巡檢使郭紹彭撰

學生通直郎知台州天台縣主管勸嚴公事盧憲敬書

學生新楚州司法參軍張愿題蓋

嘉定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笠澤王先生以疾終。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於吳縣橫山先隴之側。其孤德文。號泣致書。走介千里。訴曰。先君不求聞達。所以傳信於後者。必託諸銘。君從先君游。知之實詳。敢請紹彭先大夫。僑居笠澤。先生年甫弱冠。籍籍有能文聲。先大夫禮致齋館。喜曰。汝得所矜式矣。受業六載。開迪弘多。先大夫日夕相與優游宴處。定爲文字交。繼宰華容。力挽偕行。先生以親老辭。雖相望荆浙。先生得一善。必以告紹彭。先大夫一觴一詠。未嘗不屬意先生也。先大夫平時許與。每以遠者大者期之。曾不少見於世。則次其顛末。今何敢辭。先生諱楙。字勉夫。家本福之福清。自其曾大父徙平江。後居笠澤。先生質□□悟。趨向端方。少失所怙。事母以孝聞。與人交。誠實無虛語。有義事。雖窘匱。必竭力爲之。清澹寡欲。刻苦嗜書。寬厚長者。恥言人過。鄉里皆稱爲善人君子。少嘗有志功名。蹭蹬不偶。自母夫人歿。悉棄所習。不復逐時好。取世資。或以勸之。泣曰。祿不逮親。尚奚望。勝所居曰分定齋。先大夫及浙西參議陳公造爲文。

以記之。富貴利達。恬不關念。安於義命。若此。杜門著書。留意古學。有野客叢書三十卷。巢睫橐筆五十卷。叢書門分類聚。鉤隱抉微。考證經史百氏。下至騷人墨客佚事。細大不捐。士大夫爭先謄寫。親族之仕達者。欲鋟木以傳。先生辭之。顧語弟子曰。吾目未瞑。且將有所增益。嘗以文謁石湖先生。一見爲之擊節。雅相推譽。客於湖南倉使張公。顧之門。逾三十年。賓主相驩如一日。人皆賢之。晚得拘攣之疾。坐臥未嘗廢卷。易簀之夕。神觀不亂。作詩一絕。擲筆而逝。享年六十有三。詩中有趁著帆風便上船之句。胸次夷曠。可知娶葛氏。能盡婦道。男二人。德文之文。皆業進士。嗚呼。才大者用必宏。先生之才。獨嗇於用。德博者壽必遐。先生之壽。不報其德。命矣夫。若其譜系之詳。與先世履行之美。則有樞密曾公孝寬。司諫江公公望之志銘在。茲不復錄。銘曰。何才之豐。何道之窮。橫山之中。是爲先生之宮。

臨終詩

平生不學口頭禪。腳踏實地性虛天。臨歸不用求纏裹。趁著帆風便上船。

宋浙西參議陳公跋

吾友王勉夫經傳記著辨析凡三十卷其議論之純正稽考之精確鉤撫之博洽信可以不朽。盟讀再過還之若手鈔家藏姑俟他日。

嘉泰壬戌四月十八日高郵陳造唐卿書。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二

後漢無二名

後漢人名無兩字者。或謂以王莽所禁故爾。僕觀匈奴傳。莽奏今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或者之說。不爲無據。僕謂莽竊取國柄。未幾大正天誅。漢家恢復大業。凡蠱僞之政。一切掃除而更張之。不應獨於人名。尙仍莽舊。然後漢率多單名者。殆承襲而然。恐非爲莽也。兩字名不爲無之。但不至如尋常之多耳。就傳考之。蘇不韋字公先。王延壽字文考。謝夷吾字堯卿。郭延年字公游。此分明知其爲二名者。又有如薊子訓。計子勳。費長房之徒。則知後漢未嘗絕。然無二名者。歐公集古錄。趙氏金石錄。所載東漢碑刻。凡稱二字者。必曰漢人之字。僕固不敢深必以爲漢人之名也。然觀武梁碑。其間言孝子仲章。季章立孫子儵。躬修孝道。安有子孫於父祖墓碑中而稱字者乎。歐公跋楊震碑陰曰。此碑謂賈伯錡。劉顯祖之類。凡若干人。疑其所書皆字。蓋後漢時人。見於史傳者。未嘗有兩字名者。僕謂歐公不深考後漢。安可謂史傳未嘗有兩字名邪。

先醒

今稱先生之語。古者亦有單稱一字爲禮者。叔孫通與諸弟子共爲朝儀曰。叔孫生。聖人也。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注。先。猶言先生。又觀張釋之髡遂等傳。所謂王生結轡。公卿數言鄧先。張談先。皆此

意也。賈誼新書載懷王問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爲先生，何也？賈曰：此博號也。上者在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謂先生爲先醒也，取其俱醉獨先醒之義。

儒人不作釋氏語

隨筆謂韓文公送文暢序言：儒人不當舉浮屠之說以告僧。其語云：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請也。元微之作永福寺石壁記云：佛書之妙奧，僧當爲予言。予不當與僧言。二公之語，可謂至當。僕觀李翱答開元寺僧書曰：翱學聖人之心焉，則不敢遜乎知聖人之道者也。吾之銘是鐘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給乎下之人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亦是此意。韓李二公蓋卓然守是見者。元公所言未免徇乎彼，非真能尊吾道者。至當之語，僕於韓李則然。

古詩香事

王直方詩話云：古詩曰：博山鑪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又曰：氎毼五水香。迷迭及都梁。按廣志：都梁香出交廣，形如藿香，迷迭出西域。魏文帝有迷迭賦，信乎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老口。杜詩也。若谿漁隱謂王直方何鹵莽如此。方論古詩香事，初不論杜詩，遽有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杜詩之語。僕謂漁隱不深察耳。直方蓋謂大凡古詩中多有事蹟，但人讀書不多，見識不廣，所以不知。使不觀廣志等書，孰知都梁等香事？因悟或者所謂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杜詩之語爲

信然。漁隱自鹵莽如此。反謂直方鹵莽。其可笑也。迷迭賦。當時如曹植王粲。應瑒陳琳之徒。皆有是作。不但魏文帝一人而已。故梁元帝志蕭琛曰。迷迭成章。江總表曰。迷迭之文云云。

鄭氏詩箋

鄭氏詩箋。極有害理處。不逆其意。而以文害辭。如四月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此詩蓋刺幽王在位。貪殘怨亂。竝興而作。注謂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爲使我當此亂世。冒先祖爲非人。豈理也哉。不若曰。先祖不以爲人乎。何忍使我當此亂世。

陳胡二公評詩

東坡云。詩人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物不可當此。林和靖梅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杏詩。皮日休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冷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僕觀陳輔之詩。話謂和靖詩近野薔薇。漁隱叢話謂皮日休詩。移作白牡丹。尤更親切。二說似不深究。詩人寫物之意。疎影橫斜。水清淺。野薔薇安得有此。蕭灑標致。而牡丹開時。正風和日暖。又安得有月冷風清之氣象。邪。陳標蜀葵詩曰。能共牡丹爭幾許。柳渾牡丹詩曰。也共戎葵較幾多。輔之漁隱所見。正與二公一同。

楊妃轍事

李肇國史補注。言楊妃死於馬嵬梨樹下。店媼得錦韞一隻。過客傳玩。每出百金。由此致富。玄宗遺錄又載高力士於妃子臨刑。遣一韞取而懷之。後玄宗夢妃子云云。詢力士曰。妃子受禍時。遣一韞。汝收乎。

力士因進之。玄宗作妃子所遺羅襪銘。有曰。羅襪羅襪。香塵生不絕。二說雖不同。皆言妃子有遺襪事。僕始疑其附會。因讀劉禹錫馬嵬行。有曰。履綦無復有。文組光未滅。不見巖畔人。空見淩波襪。郵童愛踪跡。私手解縈結。傳看千萬眼。縷絕香不歇。乃知當時果有是事。甚合國史補注之說。

以蒲爲脯

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曰。野蒲變而爲脯。苑鹿化而爲馬。銑注。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險。以蒲爲脯。以鹿爲馬。獻於二世。羣臣言蒲與鹿者。陰誅之。按今史記。但聞指鹿爲馬。不聞以蒲爲脯之說。此見漢人雜說。臧榮緒晉書常引以爲言。歐陽詢蒲柳門載趙高此事。謂出於史記。誤矣。

鼻祖耳孫

今人多以鼻祖對耳孫。自以爲的對。往往不究其義。僕觀揚雄反離騷注。鼻祖。始祖也。惠帝紀。應劭注曰。耳孫。玄孫之子也。言去高曾益遠。但耳聞之耳。李斐曰。耳孫。曾孫也。皆臆說耳。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音仍。爾雅。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暋孫。暋孫之子爲仍孫。從己而數。是爲八葉。此與晉說同是。則耳當爲仍。非耳字也。考方言。嚳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之間。謂鼻爲初。或謂之祖。然則鼻與祖皆始之別名。以鼻祖爲始祖。似未爲是。凡人孕胎。必先有鼻。然後有耳目之屬。今畫人亦然。必先畫鼻。僕嘗疑鼻祖之意如此。未敢以爲是。近觀漫錄。亦有是言。甚與僕暗合。

侯爵員半千宋璟

嘉祐雜志所載三碑。僕嘗考焉。一原甫得漢延熹金鄉守長侯君碑云。君諱成。防東人。其先出自周文之後。封於鄭。共伯。賜氏曰侯。厥胤宣多。以功佐國。漢侯公濟。太上皇鴻溝之戾。諡曰安國。君曾祖黼。封明統侯。光武中興。玄孫霸。大司徒於陵侯。僕考後漢侯霸傳。霸。河南密人。族父淵。以官者有才。辯任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大常侍。而不推原侯公。史失之乎。二白水縣民得員半古墓志云。十八代祖凝。自宋入魏。本姓劉氏。彭城人。以其雅正似伍員。遂賜姓員。僕考唐書本傳。其先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自姓員。或謂凝十世祖。或謂十八世祖。或謂自姓員。或謂賜姓員。傳文與碑不同如此。三邢臺村所得顏魯公撰宋璟神道碑云。公作長松篇。梅花賦。蘇味道以爲有王佐之才。上嘗賜鍾乳。使醫持歸鍊之。或以上藥不宜委之。公曰。推信待物。猶懼不信。作相廷奏二張。則天失色。欲起。李邕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張喜正作相。仰公行事。每閱堂案。見公危言讜論。扼腕長歎。今本傳並不載此數事。而劉禹錫書。則曰。宋廣平。沉下寮也。蘇公味道時爲繡衣直指使者。廣平投以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則天聞之。皮日休賦序曰。宋廣平有梅花賦。清新富豔。得南朝徐庾之體。後蘇公味道得而稱之。廣平之名遂振。廣平碑之數事。既不見於史矣。而梅花賦一事。或謂廣平投繡衣使者蘇公而見稱。或謂蘇公後得此賦。見稱而遂振。二者之言又不同。

陳元方事